

雞湯與意識形態（Soup and Ideology）

【影片介紹】

《雞湯與意識形態》為梁英姬導演於2021年所發行的紀錄片作品，片長118分鐘，從母親烹煮的雞湯切入，傳承給日本人女婿的這份味道，隨著紀錄片推進，呈現出一個飯桌上不同的意識形態與國族立場，雞湯本身亦成為記憶傳遞的媒介。本片拍攝期間為2015年至2019年，是梁英姬導演第三度透過紀錄片爬梳家族史的作品，並帶出濟州島四三事件的始末及影響。

梁英姬導演於1964年出生在日本大阪生野區，生野區是「在日朝鮮人社群」主要居住的區域之一。導演的父親梁公善是出生於濟州的朝鮮人；母親康靜姬則是出生於大阪、父母皆來自濟州島的朝鮮人，在二戰期間美軍空擊大阪後，康靜姬與父母逃往濟州島居住，卻因濟州島爆發四三事件、為了生存再度偷渡到日本。梁公善與康靜姬相識於旅日朝鮮人總聯合會活動，結婚生子後選擇讓孩子接受朝鮮學校的愛國教育，並為了響應北韓的歸國運動，將梁英姬的三個哥哥都送往了北韓平壤。

雖然成長在這樣的家庭，梁英姬導演卻慢慢長出對北韓政府的質疑。導演以三位兄長、姪女為對象，陸續完成兩部紀錄片，2005年《親愛的平壤》(Dear Pyongyang)以大阪及平壤兩地的家庭生活作為拍攝對象，紀錄北韓實際的生活情況、父母如何寄送物資給身在北韓的小孩；2006年，導演被列為黑名單、禁止入境北韓；2009年完成的《另一個我：善花》(Sona, the Other Myself)則記錄姪女善花在北韓接受愛國教育之後的影響。2012年，導演以劇情片《應許之國：雙重人生》(Our Homeland)作品再度叩問國族認同的命題，內容改編自家庭中的親身經歷，在北韓的哥哥由於生病獲准到日本治療，與家人重逢後，在極權中生活的哥哥、在日本自由生長的妹妹、懷抱著朝鮮認同的

父母、重重監視的北韓監控人員，之間的衝突、矛盾與掙扎，再度揭示了北韓神話的破滅。

導演從自己的生命軌跡、從自己作為一個女兒的角色出發，陳述父親梁公善、母親康靜姬的國族認同想像及政治立場，以及自己在選擇離家、到決心返鄉面對「家」的課題時，必須面對的家族歷史。在父親過世後，導演向母親介紹自己的日本人伴侶，並開始理解母親前半生所經歷的故事。紀錄片從母親的證言視角切入四三事件、在日朝鮮人的國族認同，直到母親罹患阿茲海默症，導演帶母親一起回到濟州島參加四三事件七十週年悼念儀式，鏡頭呈現了導演漸漸理解父母親認同背後的脈絡。

如果說導演的前三部作品是從質疑、控訴的角度切入，想要去追問為何父母如此心向朝鮮、試圖拍出北韓實際的情況、去對抗北韓政府塑造的假象，拍攝的地點是北韓與日本；《雞湯與意識形態》則是跨出理解的那一步，隨著對濟州四三事件的了解加深、隨著親自走訪了一趟濟州島、隨著陪伴母親度過罹病的時刻，拍攝地橫跨了日本到回濟州島，正好也是作者試圖理解母親前半生遭遇、碰觸南韓過去的國家暴力、更靠近母親國族認同背後緣由的前進。

【背景介紹】形成這份認同的「四三事件」

1910 年起日本開始殖民朝鮮半島，許多朝鮮人陸續因為被徵用、失業、強制勞動、流離失所等原因來到日本，35 年殖民期間，約有 240 萬朝鮮人移居日本，主要分布在大阪市、山口縣、川崎市等勞工聚集地，¹導演的母親康靜姬即是 1930 年出生於大阪的朝鮮人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約 60 萬的朝鮮人基於各種因素，包括已在日本落

¹ 濱田奈美，〈刻劃在地的日奶奶生活史：在日韓國人和朝鮮人 1 世的戰後足跡〉，《nippon.com 走進日本》，<https://www.nippon.com/hk/japan-topics/c13902/?pnum=2>，2024 年。

地生根、朝鮮半島已無落腳處、南北韓分裂下欲等待統一、濟州四三事件的衝擊、韓戰爆發等原因，選擇留在日本生活。²面對身份問題，這些在日朝鮮人需決定是否歸化日本、入大韓民國國籍，或保留戰前殖民地的「朝鮮籍」身份。³梁英姬的父母選擇後者，以「特別永住者」資格留在日本，因此在紀錄片中，當康靜姬欲回濟州島參加悼念儀式時，需申請一次性護照才能入境南韓。

二戰後，蘇聯和美國分別接管朝鮮半島的北部和南部。由美軍管轄的濟州島，在戰後由於返鄉人口大量流入、傳染病蔓延、農作物歉收、美國軍政貪腐、經濟政策失敗等因素，人民生活窮困，軍民衝突不斷。1947年3月1日群眾以「在祖國樹立自主統一民主國家」口號，舉行和平示威遊行，但遭警察開槍，導致圍觀的一般居民死傷，即為三一節開火事件。⁴

事件引發南朝鮮勞動黨濟州道黨展開反警察運動，並促使島內罷工潮起。美國軍政廳視此為勞動黨的煽動行為，將濟州島視為「赤色島嶼」，並採取強力鎮壓。至1948年間，逾2,500名島民被捕，部分更遭刑求致死。⁵與此同時，美軍政廳籌劃在南朝鮮單獨舉行總統大選，完全排除北朝鮮，象徵南北分裂與單獨建國的舉動，引發期盼統一的濟州島民更為強烈的反對聲浪。

以南朝鮮勞動黨濟州道黨為中心的左翼團體成立游擊隊，以漢拿山為基地，在1948年4月3日凌晨展開武裝行動、攻擊警察支署，要求政府停止鎮壓、落實民主、取消單獨選舉。5月10日選舉當天，游擊隊襲擊投票站，部分居民拒絕投票或支援游擊隊，而美軍政廳持續入山逮捕島民。8月15日大韓民國政

² 濱田奈美，〈刻劃在地的在日奶奶生活史：在日韓國人和朝鮮人1世的戰後足跡〉，《nippon.com 走進日本》，<https://www.nippon.com/hk/japan-topics/c13902/?pnum=2>，2024年。

³ 蔡培嫣，〈一鍋韓式雞湯，揭開濟州島大屠殺的世代傷痛與認同衝突〉，《世界走走》，<https://www.sehseh.world/article/4560575>，2022年。

⁴ 高誠晚著、傅玉香譯，〈韓國與台灣轉型正義之比較－以濟州4·3事件的問題點為中心〉，《文史台灣學報》，12期，2018年，頁13。

⁵ 蔡培嫣，〈一鍋韓式雞湯，揭開濟州島大屠殺的世代傷痛與認同衝突〉，《世界走走》，<https://www.sehseh.world/article/4560575>，2022年。

府成立，新政府與美國軍政廳聯手推動「焦土化作戰」，由政府軍組成的討伐隊頒布戒嚴令、封山、強制遷村、焚毀山腰村落，無差別屠殺平民，老弱婦孺亦未能倖免。濟州四三事件的鎮壓持續至 1954 年，七年期間約三萬人死亡。⁶

四三事件後，部分濟州島倖存者逃亡到日本關西一帶，例如紀錄片當中康靜姬背著年幼的弟弟妹妹偷渡回日本。這些曾見證或經歷過南韓政府、美國軍政廳侵害人權的島民，難以認同南韓政府，於是紀錄片中可以看到家裡擺放著北韓政府領導人的照片。⁷1959 年至 1984 年間，回應北韓推動的「返鄉愛國計畫」，旅日朝鮮人總聯合會發起「在日朝鮮人回流運動」，共號召約九萬名的在日朝鮮人回到北朝鮮居住，梁英姬的父母基於自身的認同，也選擇一一將三個兒子送到平壤。

【涉及議題】南韓如何面對威權歷史？

四三事件發生後，南韓政府將這次事件解釋為「對共產主義者及暴動者的制暴」。⁸1960 年曾有濟州大學學生組成調查同志會，要求政府進行真相調查，受難者家屬也在國會調查證言團的聽取會上分享證言。⁹然而，1961 年 5 月 16 日，南韓發生由朴正熙等人發動的五一六軍事政變，開啟了長達 26 年左右的軍事獨裁統治時期，在這段期間，四三事件又成為禁忌、禁止人民公開討論，並持續監視四三事件受害者家屬、採取連坐法、嚴格限制人民自由。¹⁰

直到 1980 年代後半，南韓逐漸轉變為民主體制後，才開始能討論濟州四三

⁶ 高誠晚著、傅玉香譯，〈韓國與台灣轉型正義之比較－以濟州 4·3 事件的問題點為中心〉，《文史台灣學報》，12 期，2018 年，頁 14-15。

⁷ 臺灣亦有類似歷史情境，參見《尋找蕭塗基》影音導讀。

⁸ 阿潑，〈濟州島之春（下）：教科書說不清的國家傷口〉，《轉角國際》，https://global.udn.com/global_vision/story/8664/3084775，2018 年。

⁹ 林蘭芳，〈漢拿山・冬柏花—濟州島 4·3 事件及其平反〉，《歷史學柑仔店》，<https://kamatiam.org/%E6%BC%A2%E6%8B%BF%E5%B1%E5%86%AC%E6%9F%8F%E8%8A%B1%E6%BF%9F%E5%B7%9F%E5%B3%B643%E4%BA%8B%E4%BB%B6%E5%8F%8A%E5%85%B6%E5%B9%B3%E5%8F%8D/>，2017 年。

¹⁰ 阿潑，〈濟州島之春（下）：教科書說不清的國家傷口〉，《轉角國際》，https://global.udn.com/global_vision/story/8664/3084775，2018 年。

事件，1987 年濟州大學總學生會首次舉行慰靈祭、以民眾抗爭、抵抗美國軍政廳與南韓政府錯誤政策的觀點切入四三事件；1989 年開始，民間成立了社團法人濟州四三研究所、每年相關團體都於 4 月 3 日舉辦追悼活動。但一直到 1990 年代，教科書仍以「四三暴動」的論調，作為集體記憶。¹¹不過，民間要求重新調查真相、開始相關研究的作為，已逐漸形成社會輿論壓力，1993 年濟州地區總學生協議會向國會遞交制定四三特別法的訴求、組成特別委員會的請願書，1997 年成立「濟州 4·3 第 50 週年紀念事業推進泛國民委員會」，將要求調查真相的運動推展到整個南韓。¹²

四三事件足足過了近半世紀後，2000 年 1 月南韓公布《濟州四三事件真相調查及恢復遇難者名譽特別法》，同年 8 月成立「濟州 4·3 事件真相釐清與犧牲者名譽回復委員會」，展開四三事件的國內外資料蒐集、推動真相調查、認定犧牲者與遺族、回復犧牲者及遺族的名譽。隨之而來的議題是：在「犧牲者」的判定上，委員會應該如何定義「犧牲者」？無辜受害的非武裝平民被列入犧牲者並無爭議，然而，曾經參與左翼組織（如勞動黨）的人民、其國家認同並非南韓政府的人、特別是有參與武裝行動的游擊隊，其歷史定位為何？

事實上，在政府軍組成的討伐隊展開鎮壓後，游擊隊的確也有侵入村莊、殺害人民的情形，按照濟州四三委員會所受理的犧牲者申告書統計資料，遭到游擊隊殺害的住民人數約佔 12%，¹³換而言之，八成以上的人民是死於政府的討伐隊手中。此時，應該如何判斷「犧牲者」，委員會著重的審查重點在於「是否為南朝鮮勞動黨濟州道黨之核心幹部、是否積極對抗政府的討伐政策、

¹¹ 阿潑，〈濟州島之春（下）：教科書說不清的國家傷口〉，《轉角國際》，https://global.udn.com/global_vision/story/8664/3084775，2018 年。

¹² 林蘭芳，〈漢拿山・冬柏花—濟州島 4·3 事件及其平反〉，《歷史學柑仔店》，<https://kamatiam.org/%E6%BC%A2%E6%8B%BF%E5%B1%E5%86%AC%E6%9F%8F%E8%8A%B1%E6%BF%9F%E5%B7%9F%E5%B3%B643%E4%BA%8B%E4%BB%B6%E5%8F%8A%E5%85%B6%E5%B9%B3%E5%8F%8D/>，2017 年。

¹³ 高誠晚著、傅玉香譯，〈韓國與台灣轉型正義之比較—以濟州 4·3 事件的問題點為中心〉，《文史台灣學報》，12 期，2018 年，頁 15。

是否損害國家認同」，並且將討伐隊的死傷也納入犧牲者範圍，未追究討伐者的犯罪事實及其加害者身分，換言之，仍以「是否認同南韓」作為上位價值來認定犧牲者。¹⁴至今為止，隨著脈絡與立場的不同，韓國社會對於游擊隊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稱呼，包括武裝隊、自衛隊、人民軍、暴徒、共匪、山上人、赤色分子等，背後即是對於犧牲者定義的不同評價與意識形態。

2003年10月15日南韓政府公布《濟州4·3犧牲者真相調查報告書》，¹⁵由官方承認四三事件是一個「國家恣行公權力、未經審判、大規模屠殺、侵害人權、殺害非武裝民眾」的國家暴力事件。同月31日，南韓總統盧武鉉正式就四三事件向濟州島民及全國人民道歉，這是第一次由國家總統為濟州四三事件道歉，正面承認國家過去侵害人權的歷史。2014年，南韓政府正式將4月3日指定為國家紀念日，追悼濟州四三事件的犧牲者。

以四三特別法為基礎，國家於濟洲島上設立四三和平公園，於2008年正式開放，並陸續擴建其設施，此地也就是紀錄片末段梁英姬導演與母親一同前往、參與四三事件悼念儀式的地點。如今的陳設設施包括：展覽四三事件始末、平反運動、受難者影像迴廊的四三和平紀念館；進行悼念與追思的慰靈祭壇、慰靈塔與追念廣場等慰靈場域；陳列受難者名單的四三事件犧牲者紀念碑；紀念四三事件失蹤者，排列整齊的失蹤者標石、墓誌銘；復刻亂葬崗現場的奉安館與和平紀念館，透過擺放在現場的遺骸、搭配影片講解挖掘遺骸的過程，重新呈現出集體屠殺的現場；同時亦有四三和平公園兒童體驗館，透過繪本、漫畫、故事書、體驗互動區等方式，講述四三事件背後的歷史，讓孩童也能了解這段悲傷的過去。公共區域中則有與受難者雕像有關的創作，透過藝術家的藝術品以不同形式呈現過去的歷史。

¹⁴ 高誠晚著、傅玉香譯，〈韓國與台灣轉型正義之比較－以濟州4·3事件的問題點為中心〉，《文史台灣學報》，12期，2018年，頁36-37。

¹⁵ 濟州4·3事件真相究明および犧牲者名誉回復委員會，《제주 4·3 사건 진상조사보고서（濟州4·3事件真相調查報告書）》，2003年。

【聚焦臺灣】與南韓相似的遺忘困境

以濟州島來說，觀光客對濟州島的印象，大多停留在海灘、山茶花、濟州島石爺等光鮮亮麗的標誌，然而，濟州島上有許多地方，如紀錄片中所提到的下貴、上貴、涯月等地，皆為四三事件國家侵害人權、甚至是集體殺戮的發生地。舉凡飛機降落的濟州國際機場、西歸浦的正房瀑布、表善的濟州民俗村博物館、城山日出峰、咸德海水浴場等觀光勝地，以前都是四三事件的屠殺現場，卻不見得為人所知悉，讓近來研究濟州島四三事件的學者、受難者家屬及後代十分擔憂。

這樣的遺忘困境、記憶與遺忘的鬥爭，同樣也適用於台灣的現狀。如今熱鬧的西門町獅子林商業大樓曾是關押與審訊政治犯的場所；現為婚宴場地的豪景大酒店在過去是刑求政治犯的調查局本部；豪華的喜來登大酒店則是囚禁政治犯、人犯等待槍決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，這些國家不法行為的發生地，欠缺深入大眾的教育推廣方法，在這些地方生活的人便無從知曉這些歷史。

在紀錄片中，呈現了梁英姬導演從不認識這段歷史、無法理解父母的認同，到與母親實際走訪濟州四三和平公園、靠近那些侵害人權事件發生地的歷史、與其他受難者家屬進行對話過後，漸漸能了解母親經歷過的事情如何影響她的認同，最後導演以旁白的方式，說出了自己再也無法埋怨母親的話語，背後象徵的其實是真正的同理與理解。這些她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事情，透過呈現在自己面前的地景（慰靈碑、犧牲者紀念碑）、研究人員或受難者家屬的介紹及感受，甚至是聆聽母親的生命故事、挖掘自身家族的家族史，逐漸成為了自己的記憶、更是社會的集體記憶。在臺灣，理解臺灣威權歷史的「連結」可以如何建立，仍有待多元地創造。

現今臺灣亦有反省威權統治時期的紀念館，如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、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、二二八國家館等紀念館設立。不過，除了中心化的紀念公園與紀念館，每個個人也都可以嘗試思考自己想要的記憶追尋以及紀念方式，無論是透過社區工作坊共同製作的地景介紹牌，或是定期的導覽走讀，又或是家族史紀錄等等，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，讓記憶成為日常，正是我們可以起身行動的事。

【延伸閱讀】

- 玄基榮著、張介宗譯，《都寧山脊的烏鵲—玄基榮經典小說集》，允晨文化出版，2009年。
- 韓江著、盧鴻金譯，《永不告別》，漫遊者文化出版，2023年。
- 黃冠維，〈家庭錄像與意識形態：論梁英姬《親愛的平壤》和《雞湯與意識形態》中在日朝鮮家庭的離散與認同〉，
<https://cjdproject.web.nycu.edu.tw/2024/02/28/%E5%AE%B6%E5%BA%AD%E9%8C%84%E5%83%8F%E8%88%87%E6%84%8F%E8%AD%98%E5%BD%A2%E6%85%8B%EF%BC%9A%E8%AB%96%E6%A2%81%E8%8B%B1%E5%A7%AC%E3%80%8A%E8%A6%AA%E6%84%9B%E7%9A%84%E5%B9%B3%E5%A3%A4%E3%80%8B%E5%92%8C/>，2024年。
- 阿潑，〈《雞湯與意識形態》：記憶與遺忘的鬥爭，在日朝鮮人的世代創傷與和解〉，《鳴人堂》，
<https://opinion.udn.com/opinion/story/5754/6665893>，2022年。
- 阿潑，〈不能遺忘的面容（下）：南韓政府的濟州轉型正義，足夠了嗎？〉，《轉角國際》，
https://www.books.com.tw/products/0010436790?srsltid=AfmBOop3putgXIuyuCkyqe3OH4hha26nYV-YQfA4twZNUd0Alhg_5wv8，2024年。

【參考資料】

- 濟州4·3事件真相究明および犠牲者名誉回復委員会，

《제주 4·3 사건 진상조사보고서（濟州 4·3 事件真相調查報告書）》, 2003 年。

- 林蘭芳，〈漢拿山・冬柏花—濟州島 4·3 事件及其平反〉，《歷史學柑仔店》，<https://kamatiam.org/%E6%BC%A2%E6%8B%BF%E5%B1%B1%E5%86%AC%E6%9F%8F%E8%8A%B1%E6%BF%9F%E5%B7%9E%E5%B3%B643%E4%BA%8B%E4%BB%B6%E5%8F%8A%E5%85%B6%E5%B9%B3%E5%8F%8D/>, 2017 年。
- 高誠晚著、傅玉香譯，〈韓國與台灣轉型正義之比較—以濟州 4·3 事件的問題點為中心〉，《文史台灣學報》，12 期，2018 年，頁 7-40。
- 阿潑，〈濟州島之春（下）：教科書說不清的國家傷口〉，《轉角國際》，https://global.udn.com/global_vision/story/8664/3084775，2018 年。
- 蔡唔媽，〈一鍋韓式雞湯，揭開濟州島大屠殺的世代傷痛與認同衝突〉，《世界走走》，<https://www.sehseh.world/article/4560575>，2022 年。
- 濱田奈美，〈刻劃在地的在日奶奶生活史：在日韓國人和朝鮮人 1 世的戰後足跡〉，《nippon.com 走進日本》，<https://www.nippon.com/hk/japan-topics/c13902/?pnum=2>，2024 年。